

卫斯理
武侠小说全集



双飞剑

SHUANG FEI
JIAN
倪匡◎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(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)

双 飞 剑

SHUANG FEI JIAN

(下册)

倪 匡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第四十一回 群雄争名

姚九霄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在下条件如此，若是赖大侠答应，在下立即可令沈公子转醒，日出之前，他断骨也可续上。但是如果赖大侠若是取不到第一，亦即在下得不到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头时，沈公子却只有七日可活，在下言已尽此了！”

赖五叹了一口气，回头道：“董阎王，这——”

董路道：“咱们先考虑是否应该接受他的条件，再说其他。”

赖五道：“除了他以外，只怕实难找出第二个人，来救治沈公子。”

董路道：“那就不用说了，先答应了他，我们再作道理。”

赖五想了片刻，转头过去，道：“好，姚先生，咱们答应你了！”

姚九霄一笑，道：“两位名满天下，自然是言出如山的了？”

董路严声道：“我们既然答应了你，当然没有反悔之理！”

姚九霄干笑道：“其实两位绝无反悔之余地，因为沈公子的性命，仍在区区在下的手中！两位请先离去，明日一早来此便了！”

董路满面怒容，赖五除了眉宇之间，略具忧戚之外，看来仍和平时一样。

两人告辞了姚九霄，回到了自己的室中，相对默然半晌，董路道：“赖大侠，咱们先去看看，参加第一等比试的，已有哪些人了！”

赖五道：“好！”两人遂又走出了居室，来到了空地之上。

只见空地上，六个大石台，每个相隔，约有三四丈远近，在每一个石台前面，皆竖着一块老大的木牌，但是在第一个石台旁，竖着的却是老大的一块石碑。

无论是木牌还是石碑之旁，都竖着明晃晃的大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昼。

而且，夜虽已深了，但是每一个台前，还都聚集着不少人，在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

赖五和董路两人，来到了第一个石台之前的那块石碑之旁，抬头望去。

映着火光，看得分明，只见若大的石碑之上，还只有“苗疆绿发婆婆”六个字，那六个字，刻在石碑上，虽然不十分深，但是会家眼中，一望可知，那是以极其深湛的内功，用手指硬划出来的。

两人互望了一眼，来到了第二个石台旁的木牌前，他们两人，才一走近，围在那块木牌之前的十来人，立时静了下来。

两人向木牌上一看，只见上面已有十来个名字，有的甚是生疏，想是武林中后起新秀，虽不敢争第一至第十之名，但却有意在第十一至第十二名之间，角逐一下名次的人物。

有的名字，赖五和董路，也曾听说过，这些人，想是有自知之明，自知难以和绝顶高手相比，是以才将名字写在第二等比试的木牌之上。

两人刚在看着，忽然听得身旁一人叫道：“赖大侠！”

赖五回过头来一看，只见一个四十上下的中年人，做儒生打扮，腰悬长剑，正站在自己的身旁，赖五虽然不认得他是什么人，可是一见他这一身打扮，和长剑的剑穗上，那异样的方胜，已经知道这个人是武当派中的人物！

赖五心中不禁一凛，道：“阁下何人，恕在下眼拙得很！”

那中年人笑道：“晚辈夏百兴，早年曾随家师，在冀北得睹赖大侠风范，赖大侠如今，自然不会再记得我的了！”

赖五“噢”的一声，道：“不知令师是武当双圣中的哪一位？”

夏百兴躬身道：“家师上连下云。”

赖五道：“原来是剑圣连云上人高足，身手自然不凡了！”

夏百兴道：“晚辈此次来，斗胆参加第二等比试，尚祈赖大侠指教。”

赖五道：“武当双圣，他们也来么？”

夏百兴道：“正是，两位老人家，道上与峨嵋笑佛相遇，是以迟到了一步。”

赖五和董路两人，一听得此言，不由得齐皆吃了一惊。夏百兴道：“听说除了不少能人异士要角逐第一等的名次之外，竟连皓首神龙老爷子也惊动了，要来凑兴，不知然否？”

赖五道：“我却不知道。”

夏百兴又道：“这次上得朝日峰来，即使一无所得，只是得睹各位异人风采这一点，已然是三生有幸了！”赖五没有心思再和他讲下去，敷衍了几句，便和董路一起转身离开。

两人回到了室内，又是默然半晌，董路才道：“赖大侠，这事情可难办了！”

赖五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武当双圣，剑圣连云上人，掌圣朱广天，以及峨嵋笑佛，光是这三人，已然是罕见高手，在下斗胆说一句，就算这三人不怕的话，谢老也要来，却是难说了，而且，渡口相逢，那位襟绣黄花的蒙面人，也是一等一的劲敌，我们实无把握，稳站鳌头！”

董路冷冷地道：“若是沈公子因此不治，我誓将姚九霄这贼子，撕成

碎片!”

赖五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纵使将姚九霄撕成碎片，大恨也已经铸成了!”

两人又默默半晌，方始长叹一声，各自休息不提。

一夜易过，第二天，已是会期了。

董路和赖五两人，一早便离开了自己的居室，来到了姚九霄的居室前面，尚未及打门，便听得室内，传来沈觉非的声音，叫道：“赖大侠，董阎王，是你们两人来了么?”

赖五和董路两人，互望了一眼，他们两人俱是一样的心思。

他们心中虽然恨姚九霄之不近人情，但是却也不得不佩服姚九霄的本事!

沈觉非本是伤重已极，连日来均在鬼门关前徘徊，随时可以断气的人，但只过了大半夜，那一声叫唤，中气却也颇足!

紧接着沈觉非的那一下叫唤，木门“吱”的一声，打了开来。

只见姚九霄和沈觉非两人，并肩而立。

沈觉非的面色，虽然苍白些，但精神却也不错，双手十指不但红肿消去，而且看情形，已断的指骨，也已被姚九霄续上!

沈觉非一见赖五和董路两人，连忙踏前一步，道：“两位前辈，我有话要说。”

赖五道：“你不必说，我已知你心意，要我们不接受姚先生的条件，是也不是?”

沈觉非道：“正是，这次大会——”

董路不等他说完，已经大声道：“你不必多说了，我与赖大侠，都不是轻易领人情的人，但如果不能将你救活，我们两人，却也终生于心不安!”

姚九霄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沈公子，你纵使肯轻生，但是赖、董两位，言出如山，只怕也绝不肯悔约的!”沈觉非叹了一口气，不再言语。

正在此际，突然听得空地之上，传来了“当当当当”不绝于耳的钟声。

姚九霄笑道：“大会已开始，咱们也该前去参加了!”

赖五沉声道：“自然要去!”

一行四人，齐向空地之上走去，只见每一个石台的附近，全都围满了人。

这次比武，乃是按报出名头的次序，两人两人比试，败者淘汰，胜者与胜者，再行比试，直到最后十人，再各以功力，以定名次。

有的人自度今日轮不到自己动手的，俱都集在第一个石台之旁，要看绝顶高手比试。赖五等四人，来到了石台之旁，只见石碑上，还是只有绿发婆婆一个人的名字。

赖五放眼看去，首先看到一个银髯飘胸的老者，和一个其瘦无比的书生，两人坐在一起，另有一个大肚弥勒佛也似的胖大和尚，正和他们在一起。

曾在渡口相遇的那蒙面人，也在其中。

坐的离台远远的，还有两个僧人，那两个僧人，一个披着一件鹅黄色的袈裟，长相异特，赖五认出他是密宗番僧奇智禅师。还有一个僧人，却是瘦小干枯，肤色如铁，一件袈裟，也是破绽多多，手中正在数着一串漆黑的念珠，双目微闭。

这样的一个人，本来毫不起眼，但赖五乃是何等样的人物，一望便知那是非同小可的高手，心中又凛了一凛，道：“董兄，那僧人是何来历，你可认得出来么？”

董路看了半晌，道：“认不出。”

两人正在说着，只听得钟声骤至，同时，“铮”的一响，金铁交鸣之声过处，从十来丈开外，一条人影，突然冲天而起！

那条人影，直拔起了五丈高下，身形才斜斜向下沉来。

但是沉下了两丈许，突听得他一声长啸，再度拔起丈许，如此三沉三起，疾逾飞鸟，已经到了第一座的石台之上。

那人身法之妙，实在罕见，整个广场之上，立时响起了如雷也似的彩声。

只见那人落在石台上之后，却是以一对钢拐，支住了身子。

原来那人，正是双腿已断的阴风蛇叟司徒本本！他待喝彩声稍息，气纳丹田，朗声道：“在下偶动兴致，与西域黄花会几位朋友相约比试，竟蒙各位不弃，一起前来，实觉荣幸！”

他讲到此处，顿了一顿，续道：“比试办法，各位谅已知晓，并也同意，点到就算，下台之后，不得穷追。如今不妨按照报名前后，就此开始！”

人丛中又发出奔雷也似的哄叫之声，第二个至第六个石台之上，立时便有人跃上台去，动起手来，围在第一个台旁的众人之中，只见有人站了起来，正是苗疆绿发婆婆。

只听得她尖声道：“第一等台上，只得老身一人，留下了名字，便是稳得第一，也不光彩，难道就无人敢争了么？”

绿发婆婆这里，话才讲完，只听得一人，声如狮吼，道：“休得口出狂言，我来了！”

那人的汉话，说得十分生硬，众人一齐循声望去，只见发话的人，正是番僧奇智。

不少人俱都知道，奇智禅师在上次巫山大会之中，与绿发婆婆苦战四百七十三招，才败在绿发婆婆的手下，这一次，当然是抱着雪耻之心而来！

只见他大踏步地来到了那块大石碑的前面，运指如飞，石屑纷落，已然划下了几个藏文。

能够认得出他所写的是什么字的人，实是百不得一，但是可想而知，那

是他的法名。

他一将名字划妥，足尖一点，鹅黄色的袈裟，迎风震荡，已到了台上！

绿发婆婆也发出了一声尖啸，身形如飞，向前滑出，来到了台边，眼看她要向石台之上撞了过去，却突然身子笔也似直地向上拔起，已经稳稳地站在石台之上，两人一个头发绿得出奇，一个袈裟黄得耀眼，一齐站在台上，更是引人注目。

司徒本本一见两人上台，便向后退出了一步，道：“我们不妨什么人想上台显身手时，才在石碑留名！”他一言甫毕，只听得一人道：“为何非留名不可？”

那人的声音，清越无比，众高手中，尽皆为之一怔。

众人一起循声看去，只见出声的人，乃是一个襟绣黄花的蒙面人。

司徒本本立即道：“当然可以，如阁下那人，只消在石上留下黄花印记，便自可以了！”

那人向台上一拱手，道：“多谢得很！”

此际，在那个石台之旁的人，莫不是武林之中见多识广之士。可是，在一阵窃窃私议之后，看所有人的面色，竟像是都认不出那是什么人来。

司徒本本话一讲完之后，双拐一点，“铮铮”两声，火星四冒，已经飞身下台。

奇智禅师和绿发婆婆两人，也不客套，便立即动起手来。

这两人一动上了手，全都身形如飞，快疾无比，赖五看了一回，转过头去对姚九霄道：“姚先生，只怕七天之内，难以比得完。”

姚九霄道：“放心，七天比不完，我自然有办法令他再活上七天。”

赖五又低声道：“姚先生，你已看到了，如今高手众多，我实无必胜把握！”

姚九霄却眼望他处，道：“赖大侠，胜不胜在你，与我何关？”

赖五听了，默然不语。

沈觉非在一旁却沉不住气，道：“赖大侠，就算我当时立即死了，又当如何？”

赖五一笑，道：“但实际上，你却未死，我们却要尽力而为！”

沈觉非还想说什么时，突然之间，只听得嘈杂的人声，忽然静了下来，而且，人人都扭过头去，望着上山的道路。

沈觉非也不自由主，随着众人的视线，向前望了过去，一看之下，他不禁为之一呆。

只见一个少女，白衣如雪，秀发披肩，正缓步走了上来。

那少女生得如此之美丽，阳光照映在她的面庞上，泛出了炫目的光采，

是以难怪得绿发婆婆和奇智禅师，虽然打得激烈无比，但是众人仍不免一起转过头去望她一眼。

沈觉非一见那少女，心头便自怦怦乱跳！

那时候，朝阳正照在那少女的面上，并不能将她的面容，看得十分清楚，是以沈觉非也辨不出她是冷雪，还是侯银凤来。

赖五一见那少女，也是一呆。

那少女一直向前走来，来到了离石台二十来丈处，方始站定。只见她向台上望了一眼，便放眼在人丛中搜来搜去，像是在寻找着什么，当她的眼光，和沈觉非的眼光接触之际，全身也是陡地一震。

此际，沈觉非已经看清，那少女并不是侯银凤，而是冷雪！

自从那天晚上，董小梅失手将谢莲杀死之后，沈觉非便没有再见到过冷雪。

本来，他对冷雪，也不免十分思念，但自从他见了侯银凤之后，因为侯银凤和他之间，并没有杀母之仇，而且两人，又生得一模一样，是以他的满腔情意，便转到了侯银凤的身上。

这时候，他又见到了冷雪，心中实不知是恨是爱，呆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只见冷雪震了一下之后，轻移莲步，竟向沈觉非走了过来。

沈觉非只觉得心头“怦怦”乱跳，直到冷雪来到了他的面前，方始停了下来。

沈觉非吸了一口气，嗫嚅道：“冷……姑娘，久违了！”

冷雪低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倒居然还记得我么？”沈觉非对这个问题，避而不答，道：“冷姑娘，你……来巫山，也准备一显身手么？”

冷雪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是，我是来找一个人的！”

沈觉非顺口问道：“找谁？”

冷雪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找你！”

沈觉非绝未料到冷雪竟会讲出这样的两个字来，一时之间，不知怎样回答才好。

冷雪又低下头去，道：“沈公子，我有些话要和你谈，这里人多，我们借一步说话如何？”

沈觉非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好！”

冷雪也不再多说什么，转身便向外走了开去。

赖五低声道：“我看此女眉宇之间，像是有着极大的心事，觉非，你可得妥为应付！”

沈觉非也觉得冷雪的神态，十分异样，闻言点了点头，便跟在冷雪的

后面。

两人一前一后，离开了人丛，直向悬崖的边上走去，不一会儿，已经离得那六座石台远了，众人的呐喊之声，听来也不如刚才之甚。

冷雪直来到了一棵老松之下，才停了下来。

那棵松树，也不知在朝日峰顶，生长了几千百年，盘虬曲折，宛若一条即将腾空而起的蛟龙一样，在树下，有着几块极其平整，高矮不同的青石，恰好作为石凳石几使用。

冷雪停了下来之后，才缓缓地转过身来，道：“沈公子，我们不妨先坐下来再说。”

沈觉非不知道冷雪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，只得唯唯答应，坐了下来。

冷雪自己，也在沈觉非的对面坐下，只见她望了沈觉非一眼，突然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沈公子，这些时间，你在哪里？”

沈觉非心知冷雪特地上朝日峰来找自己，必不至于只是向自己问起这几个月来的行程，但是他仍然据实，将这几个月来的遭遇，讲了一遍。

他在讲述的时候，发现冷雪似乎根本未曾在听他的话，而只是柳眉深锁，神思恍惚。

冷雪迟疑了片刻，道：“我来告诉你一件事，那位侯银凤姑娘，你自然是认识的了？”

沈觉非道：“是，你们见过面了？你和她，可能是双生姊妹哩！”

冷雪道：“就算是，我们从来也没有在一起过，哪里会有姊妹之情？”

沈觉非一听得冷雪的话，说得十分冷淡，心中不禁愕然。

紧接着，又听得冷雪道：“沈公子，我要来告诉你的，便是你绝不能和这位侯姑娘亲近！”

沈觉非听了这句话，心中更是大吃一惊，失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冷雪面上，又现出了一个极其痛苦的神情，道：“为了什么，我如今也不会说，而且，就算说了，你也不会相信——”

沈觉非忙道：“冷——”但是他只讲出了一个字，冷雪便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你且听我说。”

沈觉非只得点了点头，不再言语。

冷雪望着绕峰而过的层层浮云，道：“我知道，你自从遇到了那位侯姑娘之后，因为她生得和我一模一样，又和你没有杀母之仇，你一定已经将满腔情意，转移到了她的身上……”

沈觉非苦笑了一下，无话可说。

冷雪又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沈公子，早几个月，你对我的情意，我也完全知道，要不然，你为什么不肯杀了我报杀母之仇？如今，我也一点没有妒意，

更不怨姑姑令我铸下了这等大错，我只是怨恨自己命苦……而已！”

她讲到此处，早已珠泪纷垂。

沈觉非不自由主，握住了她的纤手，道：“冷姑娘，我……实是……”

冷雪并不缩回手来，但是却又立即打断了沈觉非的话头，道：“沈公子，我已说过，一点也不怪你，我只是要你明白，我对侯姑娘，并无妒意。我与你之间，恩恩怨怨，也一言难尽，但是你该相信我，在我心中，除了你以外，实是再也没有第二个人，可以令得我对之如此地关切了。”

沈觉非茫然道：“那你是说，我不能和侯姑娘亲……近？”

冷雪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话已说完了，沈公子，对那位侯姑娘，我可以给她两句的评语，那便是蛇蝎不如其毒，枭獍不如其狠！”

沈觉非道：“冷姑娘，我与侯姑娘……”

他只讲到了一半，冷雪已经身形飘飘，向外疾掠了开去！

沈觉非想要去追赶时，却被冷雪顺手摘下了一把松针，迎面扑了过来。

沈觉非连忙挥袖以迎，将松针拂去之际，冷雪白衣飘飘，已经远去了！

沈觉非望着她的背景，呆了半晌，心中细细地玩味冷雪对侯银凤的那两句评语，他觉得，那两句话，无论如何放不到侯银凤身上的！

侯银凤虽然因段翠的娇纵，而不免任性，但是又怎能说她毒逾蛇蝎，狠比枭獍？但是，冷雪特地来告诉自己这件事，却又不会是空穴来风，那么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？

沈觉非心中这时所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，他也不是没有问过冷雪。但是冷雪却回答说，有关侯银凤的事，就算讲了出来，他也不会相信。

那么，这又是什么骇人听闻之极的事呢？

沈觉非一个人呆了半晌，想不出其中的道理来。但是他可以肯定的是，冷雪特地上巫山来，将这样的话告诉自己，她绝不是含有什么恶意，而是对自己的关怀。

沈觉非越想，心中越是烦乱，他想将冷雪的话，去和赖五商量一下，再作道理，便满怀心事向前走去，但他只不过走出了几步，便听得身后，有人叫道：“沈朋友请留步。”

沈觉非回过头去看时，只见身后不远处，站着一个貌相俊朗的年轻人。

沈觉非一看，便认出那人，乃是阴风蛇叟司徒本本的徒弟司徒仇。

沈觉非对司徒仇，本来就无好感，再加他听得董小梅说起过，在衡山之中，董小梅为他所骗，几乎丧生在皓首神龙掌下，而司徒本本，又巧取豪夺，弄走了董小梅的那柄和《九原清笈》有关的折扇，是以沈觉非对之更生厌恶之感。

他转过身来之后，只是冷冷地望了对方一眼，却是并不出声。

司徒仇却是满面笑容地走了过来，道：“沈朋友，我们以前，略有一些小过节，莫非沈朋友至今，还放在心上么？”

沈觉非冷冷地道：“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和阁下即使无过节，我也是一样！”司徒仇干笑几声，道：“沈朋友真是快人快语！”

沈觉非知道自己的话，一定令他十分恼怒，而他居然还面带强笑，可知其人的性格，阴沉到了极点，心中更其讨厌，道：“阁下将我叫住，就是为了讲这些闲话么？”

司徒仇道：“这倒不是，刚才，我见你和冷姑娘正在谈话，冷姑娘翩然而去之际，像是在发怒，阁下也未免太不解柔情蜜意了！”

沈觉非越听越是讨厌，双手一拱，道：“在下不能奉陪了！”

司徒仇连忙身形一晃，拦在他的前面，道：“沈朋友慢走！”

沈觉非面色一沉，道：“还有何事？”

司徒仇仍是干笑道：“这位冷姑娘，以前和我也有数面之缘，她心中或则对我，有些误会，我想找她，解释一番，不知她在何处？”

沈觉非一声冷笑，道：“笑话，你是大会主持人的徒弟，宾客上山，现在何处，你反过来问我，我怎么能够知道？”

司徒仇阴恻恻地一笑，道：“沈朋友，你不见得便没有事来求我！”

沈觉非斩钉断铁地道：“即使你一言可解我性命之危，我也不愿出言求你的，失陪了！”

他身形一侧，向前疾掠而出！

掠出了两三丈后，他尚自听得身后传来司徒仇愤怒已极的冷笑之声！

沈觉非心中，烦乱已极，惹怒了司徒仇一事，转眼之间，便已绝不放在心上。没有多久，他已经回到了石台之旁。

只见每一个石台上，皆有人在动手，在第一个石台上动手的，乃是武当双圣中的掌圣朱广天，和那个襟有黄花的蒙面人。

在那块石板之上，则印着一个深可五分的掌印，纹理分明和一朵以手指划出的花朵。

沈觉非向台上略看了一眼，只见朱广天当真不愧“掌圣”之名，双掌翻飞，每一掌俱卷起阵阵劲风，掌势飘忽，掌影蔽天，不可方物。

但是沈觉非却也看出，朱广天的攻势，虽然凌厉已极，但是那蒙面人，却已经占了上风。因为两人的打斗，一个是满台游走，掌发不已，另一个却是进一步，退两步，进两步，又退一步，来来去去，不离那五尺方圆，优闲已极！

这其间，高下已然判明！

沈觉非向台上看了一会儿，再在台下搜寻赖五和董路时，却不见了他们

两个人，只有怪医姚九霄，在离台不远处，盘腿把膝而坐，专注台上，连眼皮都不眨一眨。

沈觉非连忙走了近去，道：“姚先生，赖大侠和董阎王呢？”

姚九霄冷冷地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沈觉非又道：“他们在什么时候离开的，你也不知道么？”

姚九霄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的性命，在我手中，他们走得远么？啰嗦什么？”

姚九霄和赖五、董路两人之间的“交易”，沈觉非也已全都知道，他实是十分鄙薄姚九霄之为人，一听得他还以此沾沾自喜，心中不免有气，也冷冷地道：“姚先生，若是我豁出一死时，只怕你也一点得不了好处！”

姚九霄面上神色，微微一变。

他这才向沈觉非望了一眼，道：“有一个中年妇女前来，他们两人，便跟着她离去了！”

沈觉非忙道：“什么样的中年妇人——”

他一句话未曾讲完，只听得台下众人，突然轰雷也似，喝起彩来！

沈觉非不自由主，定睛向台上看去，一看之下，也不禁吃了一惊。只见台上两人，胜负已分，在武林中享誉数十年，正派之中屈指可数的高手，掌圣朱广天，正以绝顶轻功，绕台而走，身形飘忽，身法快到了极点。

而那个蒙面人，则始终跟在朱广天的后面，相距总不离三尺。

而且，蒙面人的右掌，离朱广天的背心，只有三寸距离！

而蒙面人的手臂，却没有伸直。

也就是说，只要蒙面人的手臂一伸直，他那一掌，便可以按在掌圣朱广天的背心上！

沈觉非之所以吃惊，乃是他知道，朱广天的盛名，绝非幸得，他在掌法上的造诣，虽然称不上第一，却也是天下罕见！可是如今，一任他飞掠转弯，腾上挪上，那蒙面人的手掌，自始至终，离开朱广天的背心，只不过三数寸的距离！

第四十二回 疑团难释

约莫过了两盏茶时，只听得台下一声长啸，一个清越无比的声音叫道：“师弟，你输了，还不下台来么？”

朱广天一声怪叫，身形拔起，向台下直跃了下来，那蒙面人追到了台旁，凝立不动。

朱广天究竟不愧高手，他自然知道，若不是对方手下留情，自己可能不能够全身而退！因此尽管这一输，于他数十年英名大是有损，他心中也感到极其难堪，可是他仍在台下，向台上一抱拳，道：“阁下武功，在下佩服之极！”

那蒙面人连忙还了一礼，道：“在下今日得见识武当掌法，确是大开眼界，朱掌圣承让，在下心中，实觉汗颜！”

他那几句话，说得十分得体，更是风度不凡。

朱广天身形一晃，来到了他师兄，剑圣连云上人的身边。

只见连云上人陡然之间，身形向上拔起了六七尺高，大声喝道：“且慢走！”他一个“走”字才出口，身子一侧，斜斜落下，已经到了石台之上，道：“在下还要向尊驾领教一下，兵刃上的功夫！”他话才一讲完，只听得台下又是一声大叫，道：“且慢！”

紧接着，人影一晃，“叮叮”两声响，司徒本本已经上了石台，道：“连云上人，请不要坏了大会的规矩才好！”

连云上人面色一沉，道：“在下欲向这位朋友领教，怎地便坏了规矩？”

司徒本本一笑，道：“第一场，是奇智禅师胜了，等到报名之人，尽皆比试完毕之后，便该是奇智禅师和这位朋友，一见高下，若是阁下这一场便参加比试，能以获胜，又可连胜一场，则在第三个循环之际，便可和这位朋友一见高下了，大会比试规则，阁下也曾同意，若是乱了规则，以后各人，如何比武？况且这位朋友刚才力战令师弟，阁下再立即与之交手，未免胜之不武，败则更其可耻？”

司徒本本一讲便是一大篇，而且，在语意之中，大存讥诮之意。

连云上人在武林之中，地位何等之尊，自大已惯，心中早已怒极，厉声

道：“好，那我就先和你一见高下再说！”

司徒本本一笑，道：“一则，大会尚未有指名比试的规矩；二则，在下忝为大会主人，岂可僭越在各位之前？在下实是不能奉陪！”

他话一说完，便自身形一晃，掠下台去。

而那蒙面人也向连云上人一拱手，道：“既是大会主人如此说法，在下在第三个循环之中，定当向阁下请教武当剑法！”

他话一说完，突然听得台下，传来了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道：“你难道就一定能第二个循环之中取胜么？就算你能？就不许剑圣败在我手下么？”

那蒙面人话一说完，便已跃下台去。

台下人甚多，蒙面人竟看不出说话的是什么人来。

在石台之上的连云上人，心中本就怒到了极点。

因为不但掌圣朱广天败了一场，损了武当的威名，再加上胜了掌圣的，究竟是何等样人，都不知道，更增武当话柄。而且，司徒本本的一番话，也是火上加油，更令得他怒气勃发，如今一听得那冷冰冰的声音，如此不逊，立即目射冷电，循声看去。

只见一个僧人，已经缓缓站了起来。

那僧人瘦小干枯，肤色如铁，一件袈裟，全是补丁，手中握着一串念珠，双目似开非闭，似闭非开，正缓缓向石碑走去。

连云上人向那僧人望了一眼，心中不禁愕然。

照理说，那僧人敢于向名满天下、正宗剑派之中的第一高手，连云上人挑战，也应该是武林中成名多年的人物才是。可是那僧人，连云上人却是并未见过。

而且，以连云上人的见识而论，也想不起佛门高手中，有这样的一个人来！

他心中不禁暗自道：“好啊！师弟败在一个连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手下，如今又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穷和尚来，武当派倒的是什么霉？”

那僧人来到了石碑前面，又缓缓地举起他手中的那串念珠来。

他的一切动作，都十分缓慢。

举起念珠之后，放在石碑之上，举掌一拍，便转过身来。他那一掌，看来并没有什么力道，声响也是不十分大。但是当他转过身来之际，却是人人一惊！

只见石碑之上，已然清清楚楚，出现了一串念珠的印痕！可知他那一掌，声势虽是不猛，但却是纯阴之力，厉害无匹。

连云上人在石台之上，一见这等情形，心中也不禁一凛，将轻敌之心，去了个干干净净。那僧人来到了石台边上，身形直拔而起，落在台上。

连云上人一声长啸，剑尖在石台之上一点，整个人凌空拔起，身子一斜，斜斜飞出，来到了石碑之旁，身形陡地一沉，一挥长剑，便向石碑上划去，一划之下，石屑四溅，冒出了连串火星，而他在身子，离地只有尺许之际，长剑又在石碑之上，用力一点，只见剑身一弯，他人又向后弹出！

身在半空，一个凌空筋斗翻出了丈许，又已落在石台之上！

众人一起向石碑之上看时，只见他那长剑的一划，恰好划在那串念珠的印痕之旁，长约四尺，上尖下丰，中深旁浅，十足是一柄长剑的印子！

而且，他从石台到石碑，留下了剑痕，又回到了石台之上，全是仗着长剑点动之力，身子根本没有沾到地面过。

旁的不说，只是这一手轻身功夫，已是罕见！

台下众人呆了一呆，才记得大声叫好！

刚才，掌圣朱广天出手之际，众人已是觉得十分紧张，而剑圣连云上人，武功之高，更是人人皆知，已是武林之中，轻易不得一见的人物，要与人动手，实是难得一见之事，其它几个石台之旁，不但没有了旁观者，有两个石台上，正在动手的人，也一起停手，赶了前来，看这个难得的热闹。

连云上人回到台上之后，怀抱长剑，道：“大师如何称呼？”

那僧人冷冷地道：“出家人没有名字。”

连云上人面色一沉，道：“然则请进招！”

他话一说完，身子便向后退。

同时，手中长剑，轻轻向外一挥，“嗤”的一声响，众人又大声叫好！需知他那一挥，并不是什么招式，而只是任意向外挥出，而剑气嘶空，已有这等声威，当真不愧剑圣之名！

那僧人道：“出家人不客气了！”

只见他身形一矮，已然贴地向前，滑出了丈许，手中念珠，向前挥出！

他这一出手，台下众人，不由得哗然而呼！

本来，那僧人胆敢向剑圣连云上人挑战，众人无不窃窃私议，猜测那僧人是何方神圣，而那僧人，石上留痕，也显得他内功绝顶，可是他一出手那一招，念珠向外挥出，却是轻飘飘地，一点力道也没有。不但如此，而且在一招攻出之际，他身子向旁一侧，像是脚下一浮，要跌上一跤一样！

像这样武功的人，实难和连云上人，相提并论！

连云上人心中，也是一怔。

可是他究竟是见多识广之人，再加他在台下，旁人看来，那串念珠挥出之际，软弱无力，但连云上人却可以感到一股极其阴柔的力道！

他一怔之后，心中并不敢稍存轻敌之念，一挽长剑，还了一招“望月清朗”。

那是武当剑法中最大路的招数，攻守咸宜，用来探测对方下一招的变化是什么，再好不过。只听得剑气嘶空，剑光缭绕之中，那僧人的身子，果然“砰”的一声，跌倒在地！

连云上人长剑一紧，立即漫天剑影，一齐向那僧人罩下。

刹那之间，只听得“铮铮铮”三声响！同时，台上石屑乱飞，火星四冒，人人都为那僧人捏一把汗！

可是，那僧人在地上，来回乱滚，却将连云上人这一连三剑，“连云三式”，一起避了开去，连云上人剑势略敛，他已向旁滚出！

连云上人那三剑，一齐划在石台之上，留下了交叉的三道，深可寸许的剑痕，刚才的石屑火星，便是因此而来！

那僧人才一滚开，只听得台下，那刚才胜了掌圣的蒙面人失声叫道：“好‘千幻身法’！蓝施罗多他老人家可好么？”

那僧人在台上，一面又向连云上人，攻出了一招，一面答道：“他老人家好，阁下与他老人家如何称呼？等一会儿动手之际，或有不便？”

那蒙面人道：“没有什么称呼，只不过曾见过几次而已，大师不必感到不便！”

那僧人道：“这就好！”

他们两人这一问一答，直将连云上人，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！因为，听他们两人讲来，连云上人竟是输定了一样！

连云上人究竟是不同凡响的高手，虽然心中怒极，然而却是气不浮，心不躁，出手更其沉稳，和那僧人，斗得难分难解，只见满台人影，剑光蔽日，实是百年难得一见。

这时候，台下众人，也是对蒙面人和那僧人的对话，感到了莫名其妙。

听那蒙面人的话，像是那僧人刚才在台上乱滚乱爬，敢情还是一门武功，叫着“千幻身法”，而那个叫着什么“蓝施罗多”的，只怕还是那僧人的长辈，所以那僧人才怕蒙面人和蓝施罗多有交情，等一会儿动起手来，便有顾忌了。但是，那僧人若是要和蒙面人动手的话，他必须胜了连云上人之后，再胜一人。

难道他真有这个把握？

因此，众人更是专心一意，注意台上的变化。

沈觉非见连云上人和那僧人，一时之间，难分胜负，便转过头来，又问道：“姚先生，那中年妇女，何等模样的？”

姚九霄爱武若命，此际正全神贯注，望定了台上，闻言便挥手道：“去，去，她有眼睛，有鼻子，快走，别来扰我！”

沈觉非一鼓气，不再多问，望眼望去，只见远处，近悬崖边上的一块大

青石旁，像是有几个人在，看上去，冷面阎王董路，又高又瘦的身形也在，沈觉非虽也想看台上两人结果如何，但是他却更急于要去和赖五见面，因此便离了开去。

他一直向那块大青石掠去，来到了离大青石，还有四五丈距离时，他不禁一呆。

在大青石下的，正是赖五和董路。但是却不只是他们两人，另外还有两个人。

那两个人，全是女子，一个是银凤谷中，那姓焦的中年妇女；另一个，却正是侯银凤！

沈觉非一看清了另外两个人，心头不禁突突乱跳，站在当地，不知是走向前去的好，还是趁他们四人，未曾发觉，便自离去的好！

如果沈觉非不是在一个时辰之前，曾经遇到冷雪，听到了那番有关侯银凤的话，他此际早已赶向前去，绝不犹豫了。但是这时候，沈觉非一见到侯银凤，冷雪的话，便突然在耳际响起。因此才令得他在突然之际，呆了下来。他呆了并没有多久，只见赖五扬起头来，已经发现了他，向他招了招手，道：“沈公子，我们正在找你，你快过来。”

沈觉非心中犹豫的结果，本来也是要向前走去的。

赖五一叫，他立即展动身形，到了四人的身边。

来到了近前，他才发觉，侯银凤臻首低垂，满面泪痕，正在饮泣。

见了她，侯银凤也只是略一抬头，便自低下头去，沈觉非呆了一呆，只见赖五和董路的面色，也是十分严肃，忙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赖五道：“这事还要侯姑娘自己说！”

侯银凤一听得赖五的话，泪水下得更急。

董路沉声道：“赖兄，这事情，我们实在也是无能为力，况且沈公子的性命，还在别人的手上，我们正自顾不暇哩！”

侯银凤一听，突然抬起头来，道：“什么？沈公子的性命，在别人的手中？那……那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她自己本来，正在哀哀哭泣，但是一听得董路的话，便立即止住了哭声，对沈觉非的关切之情，更是溢于词表！

沈觉非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说来话长，侯姑娘，你先说你的！”

赖五和董路两人齐声道：“我们失陪了！”

那中年妇女冷冷地道：“小姐的事情，你们不准备管了么？”

冷面阎王董路一声长笑，道：“我们管得了么？况且侯剑痴与段翠，和我们有什么交情，我们凭什么要管这个闲事？”

中年妇女道：“小姐，我说什么来？你偏偏不听，这世上，自己的事，只